

同体长篇系列小说

关东演史

草莽英雄



·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 关东演义 之一

草头屯恩仇

春风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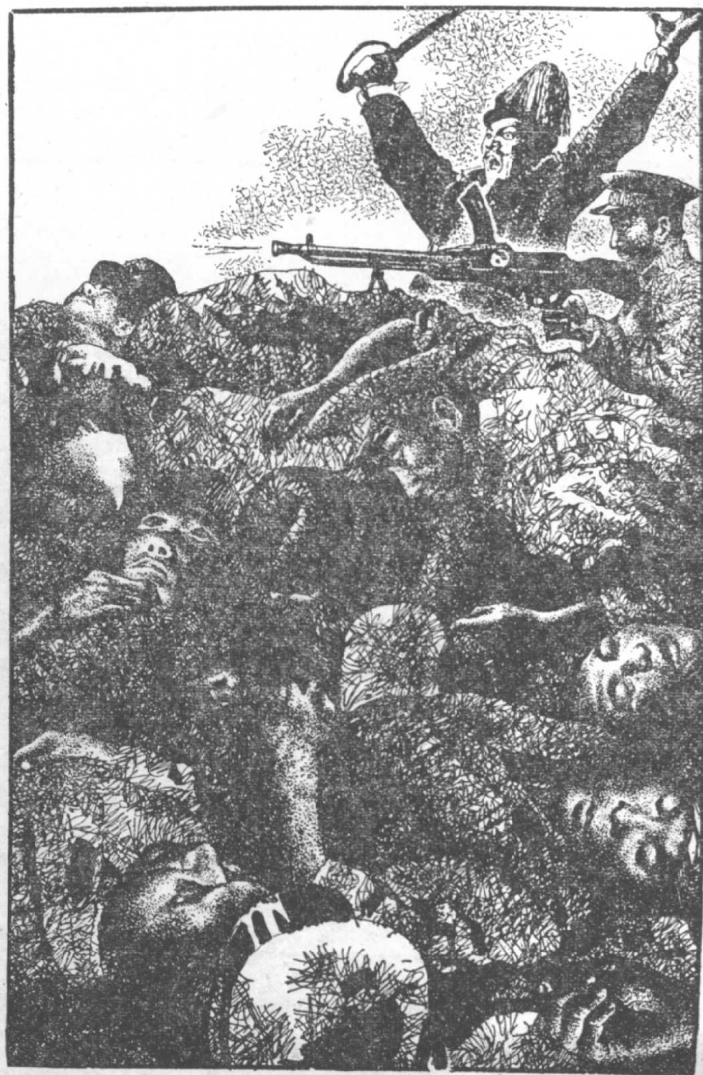
一九八四年·沈阳

内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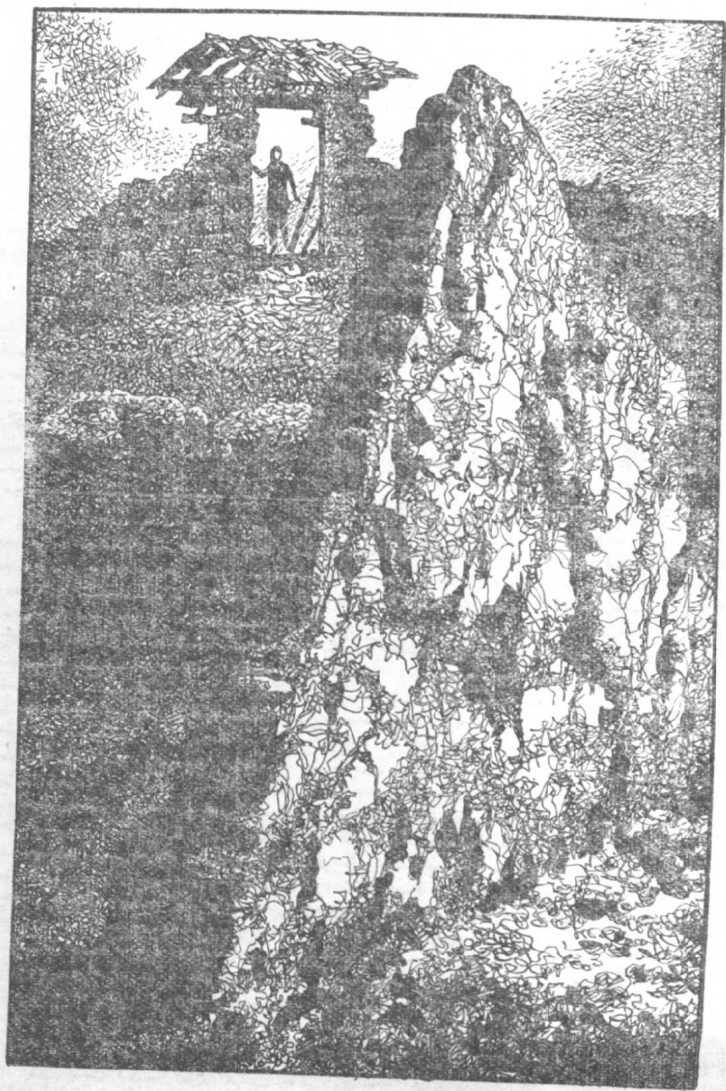
本书是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关东演义》的第一部。通过草头屯农民李、沈、于三家的悲欢离合，着重表现了本书主人公沈建华与地主恶霸彭三蝎子的顽强斗争，展示了他在地下党指引下走向革命的曲折历程，并描写了他与八闺女、银姐、柳叶兰等的错综复杂的爱情纠葛。同时，还生动地再现了军阀张作霖从土匪头子成为“东北王”的血腥残暴的发迹史，描绘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后的政治风云。

《关东演义》是从清末至抗日战争胜利半个多世纪东北历史的艺术画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英勇斗争的壮丽史诗，约三百万字，共九部，将陆续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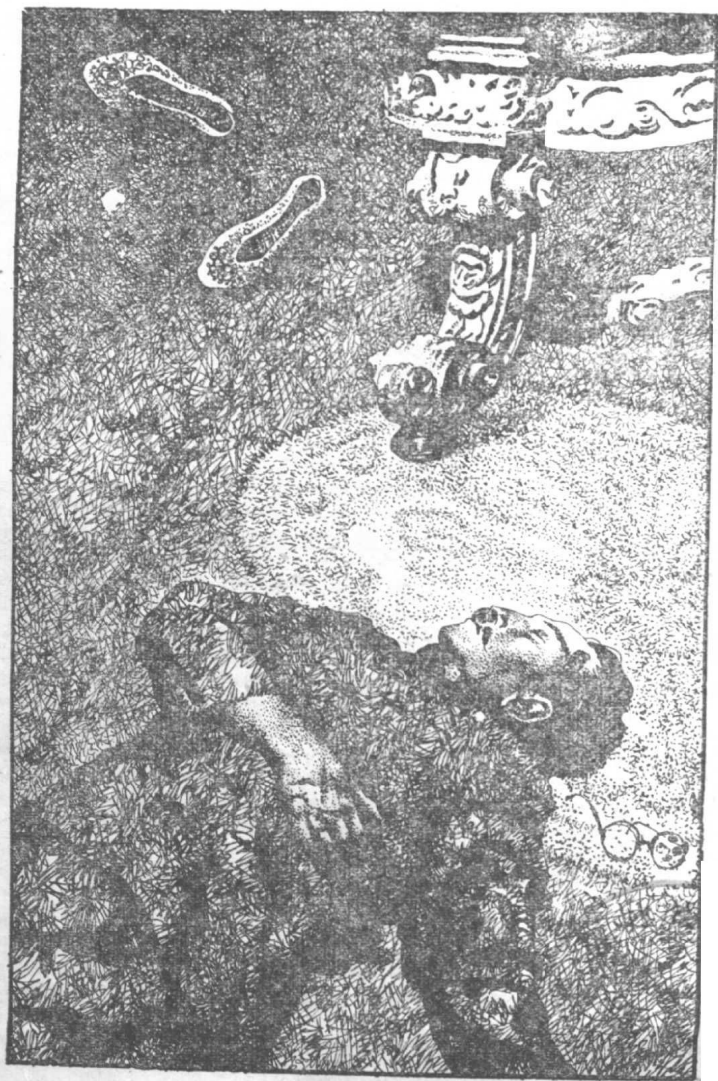












目 录

- 第 一 回 草头屯老沈德黄夜填仓
彭大院无赖汉白昼钻缸..... 1
- 第 二 回 施小惠赠毛驴逢凶化吉
盼得子遭横祸遇喜变忧..... 14
- 第 三 回 两年后再相逢重游旧地
三盅酒一席话暗定机关..... 31
- 第 四 回 劫单轿耍两面美妾落网
受安抚磕响头土匪升官..... 43
- 第 五 回 小团练砸戏班狐假虎威
大闺女听蹦蹦一见钟情..... 53
- 第 六 回 匪话婢话蓬莱比古说今
沈建华识仇恨追根问底..... 67
- 第 七 回 买官位拜把子扩大势力
献骠驹耍手腕升任统领..... 80
- 第 八 回 德义楼饮美酒张裕遇刺
专车厢落绣鞋将军发晕..... 107
- 第 九 回 论功赏张子爵嬉闹圣旨
评民议段公爵逃出奉天..... 131

第十回	夺兵权施阴谋光棍上当 耍手腕放暗箭名利双收.....	146
第十一回	庆寿宴胭脂酒醉倒元帅 叙旧好满车金笑裂大缸.....	167
第十二回	创家业置房产终成泡影 舍骨肉投亲朋自跳火坑.....	183
第十三回	禀家书捎洋钱祸福难分 霸房产灭人口谋杀二命.....	202
第十四回	闹衙门砸鱼缸身入囹圄 看烟筒做展炊梳投寒舍.....	213
第十五回	出大狱恨官府走投无路 割手指骗药膏两小无猜.....	229
第十六回	老妈店挨毒打险遭讹诈 仁义居逼画押骗进煤坑.....	242
第十七回	暴雨天红土岗偶遇银姐 深秋夜茅屋内畅谈光明.....	255
第十八回	考学堂逼主考榜中第二 挥老拳打长腿疾书豪言.....	266
第十九回	苦难言愁难诉心灰意冷 心贴心意对意人约黄昏.....	283
第二十回	月影下情切切缠绵悲愤 树林中怨幽幽遗恨终身.....	292
第二十一回	返故里祭祖坟横行霸道 埋石桩见仇人分外眼红.....	303
第二十二回	赛炮仗遭不幸投身军界	

	劫车马冲坟地三次鸣枪.....	317
第二十三回	献枪计笑声中乘虚而入	
	电报战怒骂下勒索饷银.....	334
第二十四回	和事佬不和事扇风点火	
	亲加亲不相亲大动干戈.....	348
第二十五回	长辛店拉锯战尸横遍野	
	军粮城筑人墙大败奉军.....	366
第二十六回	反大帅奉天城民众示威	
	抢银号大柳字轰动全城.....	382
第二十七回	假游行剑刺臂居心莫测	
	听古琴学书法用意分明.....	393
第二十八回	辽河畔血与泪连年灾祸	
	柳毛甸爱和恨意外重逢.....	406
第二十九回	故乡泪旧人怨信誓旦旦	
	亲人恨愤难平长夜绵绵.....	417
第三十回	热血汉闹庙会痛揭军阀	
	奇侠女退警官营救书生.....	431
第三十一回	截归路借礼帽柳叶定情	
	出庚帖饮鸡酒胡子聘女.....	447
第三十二回	拜天地入洞房完成大礼	
	宽心面对口吃并不宽心.....	463
第三十三回	捧双盅吐实情劝女毁约	
	乘红烛看宝箱重订山盟.....	480
第三十四回	煮喜蛋系红绸老爹报喜	
	赠耳坠索红绸八姐逞能.....	491

第 一 回

草头屯老沈德夤夜填仓

彭大院无赖汉白昼钻缸

大辽河流到奉天城以西，再流四百里就是它的尽头渤海了。河面宽散了，水流得更湍急了，漂在上面的顺河船，象长了翅膀一样地在水皮上飞。

在辽河右岸有片一马平川的草地，那是清朝的杀人场，是个人头滚滚的地方。清兵入关灭了明朝之后，奉天定为“龙兴之地”，是清朝的“祖业宏基”的后方。从大辽河左岸到抚顺城划了个大圆圈，圈里埋着清朝创业的两代皇帝，修了两个陵墓，一是奉天北的昭陵，一是奉天东的福陵。这方圆数百里定为“封禁地”，不准老百姓涉足。谁在这里刨一镐，挖一锹，都要治成刨龙鳞、剥龙皮，破坏皇家风水罪。连抚顺地下煤都禁止开采，说那黑色原煤是龙的血液，挖煤是切断龙脉，要满门抄斩，祸灭九族。

住在抚顺的工人，不偷偷挖煤就没法生活下去，但那里看守很严，不断有工人挖煤被抓住。有一次从抚顺千金所解来“破坏龙脉”的一批犯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二百多口子，说是带罪垦荒，谁知押到辽河右岸杀人场问斩。其中有一老矿工，老两口带两个闺女一个儿子，儿子是被麻袋片子

裹着抬来的，大概是被打死后抬来过过刀。原来这个老矿工穷得活不下去了，认为在大年三十晚上老煤坑没有人把守，他领着十三岁的儿子，偷偷钻进老煤坑里挖煤。爷俩嘴里叼着煤油灯，摸摸索索挖了两柳条筐煤，谁知刚爬到坑口就被躲在坑口上的官兵抓住了。

斩到老矿工一家了。斩完了第四口，该斩用麻袋片子裹着的这个人了，鬼头刀砍下去，只听“扑哧”一声，麻袋片子里掉出来一颗草脑袋。刽子手们用四尺长的竹竿子挑着人头插在辽河岸上示众。只有这颗不冒血的草头没有挑走，被人埋在辽河边上。后来凡是从这里经过的人，扛铁锹的就培上一锹土，不带工具的就用手捧一捧土，日久天长就培出个黑土岗子，从此这里就叫草头坟了。

那么老矿工的儿子呢？传说被抓时老矿工一脚把身后的儿子蹬下了坑，官兵守了三天三宿不见人上来。说这煤坑下面通浑河，浑河又通大辽河，大辽河又通海，看来老矿工的儿子漂入大海了。这样官兵才扎个草人当了替身。

清朝末年，关内大批流民闯入关东垦荒，清朝借“招垦”为名，对关东下了“开禁”令。头一拨到草头坟落脚的有从山东蓬莱闯关东的李姓、沈姓、于姓三家子。他们搭了三座柳条子窝棚。窝棚门对着大辽河，近得白天河里漂来的篷帆船，好象紧擦着房檐漂过去。夜里在窝棚口可以看见水皮上星星眨眼，象筛住的小鱼乱蹦乱跳。这里土地肥得用脚一踩直冒油，撒下种籽就收到手粮食。在岸上走几步就惊飞成群的野鸡大雁，用网篓子在河里搅几下，就鱼虾满网。总之，草头坟这一带只要肯伸出手去就挨不了饿。

有一天一个管户籍的小官来到草头坟。他骑在马上用鞭子抽打着柳条窝棚，问这地点叫啥名字？窝棚里的人喊道：“草头坟！”那管户籍的小官打马就走了，可能他听错了音，也许觉得这个名字不雅，在落册的时候就写成草头屯了。

当时，李家、沈家、于家，刚搭起猫下人的马架子落下户之后，就相随搬来二三十家子，差不多张王李赵名姓都占全了。草头屯眼下是巨流城东的一个人畜兴旺的小屯子了。自古以来，穷人落下脚，财主就来垒窝。摆横河船的船主彭家，船载车拉运来青砖灰瓦，好象一晃大鞭工夫，在屯子西头平地盖起了一套四合院砖瓦房来了。又从外地雇佣跑腿擗脚汉，刨荒地片，开豆腐房，开烧锅，开油坊，放驴打滚的高利贷，抽头粮，出租土地，简直是用一根绳子把农民捆起来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年，早在草头屯落户的几辈子人都埋在黄土里了。正当辈的李家还是干木匠活，沈家还是年年种香瓜，于家还是下大辽河撑船掌舵。李家当家人叫李壮，人称李木匠。他媳妇是个小矮把个子，上嘴唇短，成天笑咪咪地露出两排白白的牙齿，可是个真金不换的心地善良的女人。李木匠是个性体倔犟的手艺人，和他顺心思对性体的，给你白拉半天大锯也不抱怨一声，不对性体的，你摆满桌子酒席也不给你凿上一凿子。

于家当家人叫于国英，一身好水性。站在大辽河岸上，看水里一翻花，他甩掉身上小布衫，一头扎下水里，眨眼工夫，就抱上一条金翅金鳞大鱼来，因此外号叫鱼鹰子。前年

秋天老妈妈被彭家逼死了。他把老人埋在柳毛甸子，双膝大跪“砰砰砰”脑门挨地皮磕了三个响头，站起身来头也不回，随着大辽河里的顺河船当了水手，现在是掌大舵的。他生来是个不听邪不怕横、心地宽敞的人，还天生一副好嗓子，拉弦拍板，定准了调门儿，唱起戏文来可是美耳中听。每当大辽河一封冻，他从营口回到草头屯，把自家那两间破房子挂层泥巴，把破窗户糊块纸，鱼叉杆上挑着的小行李卷往凉炕上一甩，转身就去找唱蹦蹦的朋友，走屯串乡唱蹦蹦戏去了。

沈家现在的当家人叫沈德，种香瓜为生。他是个老实透顶的人，四十岁开外了也没娶上个媳妇，人称“沈绝户”。人家说他太老实，骑在他脖梗上，他身子都不敢打一下晃，嫁给他久后要受外人欺负。一直到前年才有人保媒提亲。当地穷人家习惯多在五月榆树挂钱时相亲。媒人偷着约男家躲藏在树后边，被相亲的女家挎着小柳条筐去捋榆钱，当她爬上榆树时，男家就看见女家的手和脚了。手没劲攀不住树枝杈，脚不大踩不住树杈杈。穷人家娶媳妇为了干活，不相看眉眼嘴巴，相看的是手长脚大。沈德娶了媳妇，两年后媳妇怀了孕。这女人老实厚道，左邻右舍称好，两口子日子过得倒也和美。沈德祖传种手好香瓜，又亲手在草头屯开出五亩香瓜地。那五亩香瓜地每一把土都被他两手擦热了。可这两年，沈德却没摘到筐里一个香瓜。前年香瓜秧刚爬蔓开花，官兵围辽河套捉响马，香瓜地成了跑马场，眨眼工夫几百匹马把香瓜秧踩成烂泥巴。去年大鼻子和小鼻子开仗，这辽河套成了双方炮战的战场，把满地喷香的香瓜，炸成了瓜酱。

这三家房檐搭房檐住在草头屯东头。在草头屯西头，大半条街都用柳条子圈上了，里面有一座大院套，自称彭大院，住着坐船来的彭姓地主的后代。现在主事的是当屯地主彭钟三，他外号叫三蝎子，意思是在屁股后头长三根毒钩，狠极了。他祖辈是在大辽河摆渡横河船的。京御路通到辽河边上，就得过横河摆渡，车马行人都得上彭家平底平面大船，张口无二价，少一个铜板就把人憋在岸上。抱鸡的交蛋，拉水果的扣下几筐尝尝鲜。彭家人对过河的姑娘媳妇逗逗乐子，对方连眉头都不准皱一下。他们自称是黄带子（皇族），除了京城皇家每年来“龙兴之地”祭祖，他们在路上撒黄土跪迎之外，就没有比他们再大的主子了。

彭三蝎子发财的门路很广，县城和巨流城有买卖。他知道，要发财得有两路，在官府里能直出直入，在当地响马和红胡子堆里能串门过户。不这样就是树没根，船没舵，蛇没头，人没首，蝎子没钩。在草头屯还开了个豆腐房，方圆十个村屯吃他家豆腐，还用豆腐渣养上百口猪。这样家底越发厚实起来了。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是有名的细长脖彭汉臣，说话细声细气，听着象大肠子断了一样。这小子可是横草不过，比三蝎子还狠，有骚味女人的门坎他没有踢不到的。二儿子叫彭汉庆，长着两条又长又细的腿，干巴得象条瘦狗。三蝎子还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彭汉花，高个头，细嘴巴，粉得碌儿的脸蛋象香瓜籽，眉毛细弯，大眼睛还会巧眨巴，柳条小腰一把掐。二女儿叫彭汉草，匀称的身材，黄蜂的细腰，会飞的眼睛，会走的眉毛。由于彭家开豆腐房，豆腐又白又嫩，因此外人送号叫豆腐西施老大、豆腐西施老